

宁波好书

# 梨园无处不飞花

## ——读黄文杰《浙江戏曲文化史》

雨 巷

小雪节气前，黄文杰的新作《浙江戏曲文化史》如冬日暖阳一般落在了案头。打开书本，一股清香扑面而来，让我想到“梨园无处不飞花”；掩卷之际，发现收益颇多，《浙江戏曲文化史》为我这样的戏盲扎扎实实地科普了一番。

浙江是戏曲的发祥地。“戏”字在几千年前的商周鼎文中就出现了，意思是指一种祭祀性仪式，也是军队作战前的一种仪式。“曲”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概念，金文中已有“曲”字。“戏曲”连称，一般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为始。戏曲，是两宋之交中华文化在浙江融汇创新的结果，如果没有浙江自古以来存在的商业传统，没有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也就没有戏曲这一中华文化创造的延展。在当代语境中，戏曲是用来指称与西方的话剧、歌剧相并列的中国戏剧的一个门类，是一种表演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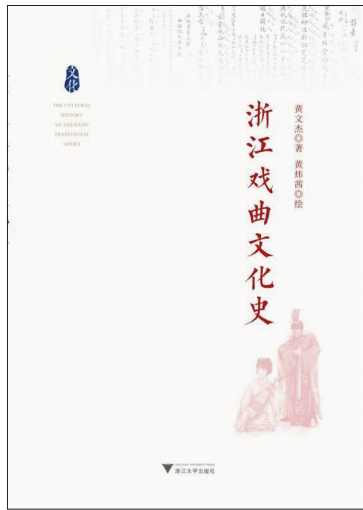
南戏诞生于浙江。说起南戏，知道的人并不多，但说起《琵琶记》几乎无人不知，《琵琶记》便是一部南戏。南戏，又称戏文，是南方地区最早兴起的汉族戏曲剧种，具体说，是北宋末至元末明初

盛行于江浙一带的戏曲。衣冠南渡，标志着我国文化中心开始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这时候浙江成为保留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区域。奇怪的是，南戏最早产生的地方不是南宋都城临安，而是温州。原来，温州这个城市，上层文人的势力不大，而以商人、手工业者等下层市民为多，南戏这一粗俗的民间娱乐，无论表演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作者认为，“这也许是温州比杭州更有可能产生南戏这种新艺术的原因。”温州杂剧是南戏的萌芽，宋元时期，南戏发展历经温州杂剧、戏文、永嘉戏曲、南戏诸剧四个阶段。南戏不但是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等后代声腔剧种的鼻祖，而且是南方多种地方戏的“祖师爷”。南戏更发挥着戏曲“人生教科书”的社会功能——民间许多警句出自南戏，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

宁波在浙江戏曲发展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随着宋室南渡，宁波成为繁华之地。宁波是“传奇之祖”《琵琶记》的创作地。《琵琶记》是

元末戏曲家、瑞安人高明根据长期流传的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创作的一部南戏，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名著。当年，高明寓居在宁波城南栎社沈氏楼中，沈家人对博学多才的高明十分器重，把他安顿在风光秀丽的临河私宅中。高明除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易外，埋头此间创作了《琵琶记》等。此外，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籍贯宁波慈城。周信芳，名士楚，字信芳，艺名“麒麟童”。他在艺术上勇于创新，形成了独特的“麒派”表演艺术风格，曾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等。

浙江戏曲何去何从？作者站得高看得远，“戏曲的继承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民族传统文化全局，关乎中华文明的血脉传承”。《浙江戏曲文化史》不仅告诉读者浙江戏曲从哪里来，更告诉读者浙江戏曲到哪里去。作者分析：有可能再过几代，人们对汉语的诗意、乐感、智慧，将难以或者很难深入地理解、欣赏、体味，从而影响整个戏曲的命运。作者甚至关注到民间剧团的发展：数十年来民间剧团蓬勃发展，但未见一流的演员、作曲与编剧。作者认为，从浙江戏曲发展历史来看，城市戏曲市场是戏曲兴亡



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戏曲产生在城市，转型发展也往往在城市。在他看来，戏曲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活态呈现，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使命。作者不但低头思考，而且抬头看路——尽管当代戏曲已经不可能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清末地方戏一样，占据娱乐业的主体地位，但戏曲的未来不可能是到博物馆里去看，到黑胶片中去听。作为传统综合性艺术，坚守自己的艺术本体，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开创现代的审美格局，成为走向未来的必然之路。

《浙江戏曲文化史》叙述了一代代戏曲艺术家用身体来驾驭舞台规律、用生命来体会舞台艺术、用心来张弛舞台魅力，在传承中创新、阶梯式向前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一部表演技艺的发展史，更是一部浙江文化价值的创造史与共享史，将几千年的浙江文化复杂的发展囊括其中，勾勒了浙江“大戏剧”的图谱。

荐 书

《喊山应》



王跃文是一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凭借对生活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洞察，怀着悲悯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秉笔直书。他的文学创作，充分展现了作为当代严肃文学重要作家在多个层面的杰出成就。从《国画》到《大清相国》，从《漫水》到《爱历元年》，王跃文的小说不断丰富着读者多层次审美体验。

王跃文这样定义好小说：“我心目中的好小说，首先它是真的，甚至比现实还真。所谓‘比现实还真’，似乎逻辑不通，它指的是经过了作家对现实的提炼与祛蔽，呈现出一种本质上的真。这真中肯定有美善的一面，但也不能回避现实”。

王跃文这样定义好小说：“我心目中的好小说，首先它是真的，甚至比现实还真。所谓‘比现实还真’，似乎逻辑不通，它指的是经过了作家对现实的提炼与祛蔽，呈现出一种本质上的真。这真中肯定有美善的一面，但也不能回避现实”。

《历史的倒影：元稹传播接受史》



元稹在中唐文坛地位超凡，与白居易齐名，史称“元白”。然由于穆宗朝仕宦之迷局与《莺莺传》写作主旨的误解，元稹又背负投机与薄情之恶名。

那么，历史上的元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相录在为元稹编订年谱、校注作品后，发现元稹并非如后世文人批评的那样不堪。周相录首先从元稹形象接受史切入，以合乎逻辑的分析，详细讨论元稹结交宦官以求仕途升迁的历史事实。《旧唐书》是最早、最完整叙述元稹生平事迹的文献，可就是这本让诸多学者深信不疑的史书，周相录却发现有一段不

周相录却发现在一段不

《孤独社会》



《孤独社会》是一本聚焦于日本社会频发的孤独死现象的纪实作品。1000万人处于独居状态，每年有3万人被发现孤独死……催生出一名名为“特殊清扫队”的新兴职业。在这个特殊的职业工作中，特殊清扫队员见惯了人生百态、人情冷暖，从中折射出日本社会发展的重大拐点。

作者菅野久美子花了四年的时间研究关注日本社会孤独死现象，并用半年多的时间，在炎热的夏季跟随特殊清扫队员前往各个孤独死现场，观察他们长时间的辛苦工作，并通过采访死者家属和房东，勾勒出丧失绝大部分人际关系的死者的生前故事，反思他们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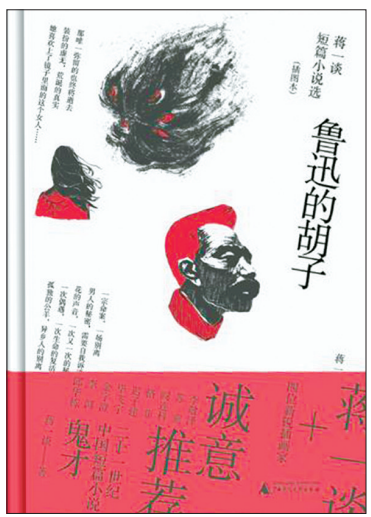
品鉴

# 用天真纯净穿越沉重现实

## ——读蒋一谈《鲁迅的胡子》

刘 敬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捧读蒋一谈先生的短篇小说集《鲁迅的胡子》，我自主地想起了郑板桥的这副题书斋联。是的，似乎再也寻不到更为合适的语言了——小说笔墨简净，朴素劲瘦，于冷静自然的叙述中开辟新路，细腻而逼真地再现小人物生存的困境、内心的孤独、痛苦的纠



结与精神的抗争等。

鲁迅以其伟大而孤独的战斗者形象，以其深挚的爱国忧民情怀成了国人的神圣仰望，纵观这本小说集收录的8个短篇，诸如《发生》《透明》《公羊》《鲁迅的胡子》等，尽皆如邱华栋所言“描绘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的内心困境、挣扎和希望”。素有“短篇小说鬼才”之誉的蒋一谈欲以鲁迅先生的精神去传达、呈现国人道德与情感的无法隐匿的真实存在。

开篇故事《发生》，文题即颇富悬念，引人遐思。一位年届古稀的空巢老人，一条幽深晦暗的老旧胡同，一片正在被拆迁的厂房、瓦屋……一片正在被拆迁的厂房、瓦屋……夏天，一个名叫胡子的男孩走进了老人的生活。这个热心公益、矢志追求装置艺术的女孩，像一个发光体，不仅照亮了那条蜿蜒破败的胡同，也照亮了老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心空……

较之《发生》，《公羊》的故事情节似乎更加“离奇”且悲情难抑。在北京工作生活的男主人公近来噩梦不断，惴惴难安。他是独子，父亲去世早，因为媳妇有些嫌弃母亲，母亲似乎更“乐意”一人守着老家，陪伴她的则是一只羊。

事实证明，“梦”出有因。这一日，他忽然接到老家邻居马大婶的电话，说母亲被一辆货车给撞了……他从心里感激那只羊，尽管那只公羊拼尽了全力也没能将母亲顶出货车的“魔爪”，好歹让他见到了母亲的最后一面，听到了母亲切切的嘱托：一定要为那只羊养老送终。然而，北京虽大，一只公羊却无法容身。小说意味深长，尤其触发了我等漂泊者的乡愁与隐痛——人到中年，大家皆是高速旋转的陀螺，被故乡这根无形之鞭狠命地抽打着，抽打着……

《鲁迅的胡子》是小说集的压轴之作。一个擅长足底保健的小店老板，在面临残酷的行业竞争而踌躇万端时，竟阴差阳错地被星探公司相中，竟做起了扮演鲁迅特型演员的梦。意料之外的是，星探公司竟是受一位在校的导演系女生之托——她的父亲研究了一辈子鲁迅，可自始至终无法得到承认，临近退休还只是个副教授，以致罹患妄想症。出于孝心，她向父亲谎称，鲁迅很看重他的研究，会亲自来看他……更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该女生连起码的委托费用都无法付清，小老板还是穿上了鲁迅式的长衫，粘

上了鲁迅式的胡子，出演了这场令人唏嘘却又心生暖意的独幕剧。

不难发现，蒋一谈的叙述话语属于“寓言式”。然而，正如苏童所赞的，“蒋一谈的短篇小说，由东西方创作思维碰撞发生，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在题材和笔法上的现代性和丰富性。他的短篇小说，为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腔调，这是难能可贵的。”此书其余数篇，亦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文化和道德的朴素见解。如《透明》中，“我”本是一个疲于奔命、惧怕承担责任的人，后幡然而悟，决定“回归”；《林荫大道》中，历史学博士夏慧与博士后男友苏明租房同居，在骨感的现实面前，终于颓然失控，精神崩溃。而《村庄》和《花的声音》，篇幅虽短，却纤毫毕现地描摹出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困境与不可小觑的小小少年（尤其是自闭症患儿）的心理波动……

小说家北村坦言，蒋一谈果敢地投入了一项艰难事业：用天真纯净穿越沉重现实，以普通人的哀愁和喜乐，映现时代忧伤的真实面容。诚哉斯言！

# 冬天了，有一种难忘的味道

## ——《一茶一饭间》读后记

蔡体宽

《一茶一饭间》的作者陶文瑜，是苏州人。范小青说起他，“文瑜吃茶吃饭，是日常，也是艺术。他爱茶，更爱那种氛围和感觉。在茶香中品味美好的人生。”范小青还说，苏州人讲究，文瑜是生动一例，这是美食滋味与文字滋味的完美融合，日常和文字走到了一起，鲜活的生活从文字里走出来，走进我们心里。

谈饮食，那就得会吃会写，功夫既在诗外又在诗内。本书实为两册，“喝茶”与“吃饭”分而述之。作者常常以一种茶叶的品种荡笔开去，如在《茅山青峰》里，说及老家金坛，写他的堂叔，朴实本分，喝的茶叶，亦是廉价。《太平猴魁》记的是他为电视台写徽州时的一些见闻，不过，开头几句话很有见地，说许多茶叶的名字，很像书画中的闲章，太平猴魁就是；当地的谚语说，“猴魁两头尖，不散不卷边”。这茶叶大

大咧咧无拘无束的像菜，实在是很有个性。

喝茶本是家常之事，《茶馆演义》一文不长，却把茶馆的几个妙处点染。作者还道，不能将茶馆说清说透，实在因为茶馆是一部风吹哪页读哪页的书，随翻一页，就有一页新的故事。概而言之，茶馆是窗外的大千世界，是桌上的一方地图。

记得金克木先生在《无文探隐》里称茶馆为“信息场”。我亦喜欢坐茶馆，过去在沪甬两地常找这些去处，当然，更倾心于平民化与那种富有旧气的茶馆。书中所述，虽访的是茶与茶馆，但顺带出来的文字，真是情趣互见。作者在《海上花》一文中记，儿时跟随在苏州火车站工作的父亲去上海，去过一次老城隍庙，走过好几条弄堂，弄堂的口子有一家小店，小店里面有一部公用电话；上年纪的上海人，一半坐在小店，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在听半导体；一半在

小店外买东西，或者提着买好的东西，回头朝弄堂里的家走去。看至此，尤感传神。他道：“我是为了写茶而提到上海的，而茶却怎么也插不进去。”

有人曾谓本书作者的文章之美，并不在于唇齿滋味，而在于对生活中那种气质与风度的描摹。他在《踏春踏秋》中写道，李叔同写过一首“长亭外古道边”，是丰子恺配的插图，画中郊外的风景里，一些孩子随着穿长衫的老师，在风景里走走停停。他儿时觉得若能在这些孩子中间，自己的老师竟是李叔同和丰子恺，想想也很开心的。文章再回到作为茶客的主题上来，余下的内容不多了，如酒尚未喝干，留着余香。

作者说“吴门人家”开在小巷子里，真是很有创意的想法。我也是在小巷里长大的，上学、放学，小巷里多少从前旧事说过去就过去了。“这一家饭店，就是开在自己住过的老宅里，就是以前的街坊邻居。”文章写到这里，作者变得多



愁善感起来，“店主是位退休的阿姨，听她啰里啰嗦东说西说，感觉像遇上小学同学的妈妈。”可见性情中人说性情话。

冬天了，陶文瑜忆及儿时，在腊月里的中午放学回家，父亲烧菜饭给他们吃，菜饭里还放了香肠，令他不能忘怀。文首曾提到，新米、霜打后的青菜、自家腌的肋条肉、猪油，这样做出来的菜饭实在诱人。猪油是菜饭烧好后盛起来拌在碗里的。烧菜饭最好是在乡间的灶头上，火渐渐熄下去，有一个恰到好处的焖饭过程。到火完全熄灭的时候，菜饭就彻底好了。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